

烈焰之血

斯大林格勒“街垒”火炮工厂攻防战

THE BATTLE FOR

THE BARRIKADY GUN FACTORY

IN STALINGRAD

1942.11-1943.2

【上册】 编著·胡毅秉 丛丕



人民日报出版社

R300 - Gemini Publishing

烈焰之岛

斯大林格勒“街垒”火炮工厂攻防战

THE BATTLE FOR
THE BARRIKADY GUN FACTORY
IN STALINGRAD
1942.11-1943.2

【上册】

编著·胡毅秉 丛丕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烈焰之岛：斯大林格勒“街垒”火炮工厂攻防战：
全2册 / 胡毅秉，丛丕编著. —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6.2

ISBN 978-7-5115-3617-4

I. ①烈… II. ①胡… ②丛… III. ①斯大林格勒保
卫战(1942~1943)—史料 IV. ①E5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1389号

书 名：烈焰之岛：斯大林格勒“街垒”火炮工厂攻防战 1942.11-1943.2
作 者：胡毅秉 丛丕 编著

出 版 人：董 伟
责任编辑：周海燕
封面设计：崎峻文化
策划制作：崎峻文化·左立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100733
发行热线：(010) 65369509 65369527 65369846 65363528
邮购热线：(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010) 65369518
网 址：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字 数：600千字
印 张：38.5
印 次：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5-3617-4
定 价：159.60元(全2册)

前言

斯大林格勒战役一向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性战役，一个精锐的德国集团军在伏尔加河畔的覆灭对于轴心国集团的沉重打击是毋庸置疑的，而对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鼓舞则是意义非凡的。正因为如此，战后东西方都出版了诸多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书籍，拍摄了多部以此为背景的影视作品，对这场战役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再现和诠释，即使在这一背景下，本书仍然以其独特的视角、细致入微的笔触呈现了斯大林格勒巷战的真实面貌，值得读者耐心品读。本书并不是一部反映斯大林格勒战役全景的作品，而是聚焦于苏德两军围绕斯大林格勒北部城区一个重要目标——“街垒”火炮工厂而展开的争夺战。“街垒”并不是该厂在这场战役期间的临时称谓，而是一直以来的厂名，它的含义非常明确，充满了布尔什维克色彩——对于经历了19世纪革命风暴的欧洲来说，“街垒”几乎就是暴力革命的象征。这场鏖战相比规模宏大的整个战役而言非常小，却可作为充满徒劳无谓、残酷无情和命运无常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完美象征。

本书叙事的起始时间是1942年11月初，德军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已经占领了斯大林格勒90%的城区，将苏军压缩到伏尔加河畔的几处桥头堡中。为了最后占领全城，德军特意从后方调来5个精锐工兵营投入“街垒”工厂方向，在11月11日开始的最后攻势中，将防守工厂的苏军步兵第138师分割包围在伏尔加河边一处宽不过300多米、纵深不过400多米的狭小空间内，由此形成了一座三面临敌、一面背水，被战火环绕的“孤岛”，苏军以步兵第138师师长的名字将这个小桥头堡称为“柳德尼科夫岛”。数百名苏军官兵在近乎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以高昂的斗志和超人的顽强顶住了德军的猛攻，给进攻者造成了惊人的损失——5个特遣工兵营在仅仅两周战斗后全都残破不堪，只能就地解散，混编入其他部队，“街垒”工厂战斗的残酷血腥可见一斑。随着苏军转入反攻并将德军第6集团军包围，“街垒”工厂周边的攻守角色互换，苏军以“柳德尼科夫岛”为跳板展开进攻，收复失地，然而陷入困境的德军官兵也表现出了不亚于对手的坚韧，顽强固守，直至1943年2月2日战役落幕，“街垒”工厂是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最后投降的德军据点之一。围绕着“柳德尼科夫岛”的激烈战斗，从而得出了本书的书名——《烈焰之岛》。

本书大量引用了苏德两军部队的作战记录和档案资料，清晰呈现了战斗过程，更为可贵的是还记录了很多战役亲历者的回忆以及德军官兵从前线写给亲友的信件（其中很多信件的主人早已在包围圈或战俘营中死亡），透过这些经历漫长岁月保留下来的珍贵文字，挖掘出很多鲜为人知的战场细节。通过这种方式，本书将“街垒”工厂的战斗做了最大程度的微观化，它不再是作战地图上抽象的箭头和符号，而是细化为围绕每一座建筑、每一个房间、每一堵墙壁甚至每一块砖头瓦砾的殊死争夺，以及在极端困难、近于绝望的境况下双方士兵的心态变化和情感宣泄。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本书德方资料的收集是克服极大困难后完成的，作为失败者，斯大林格勒对于德军官兵及其家属而言是一个耻辱和污点，是一个稍一触摸就隐隐作痛的伤疤，很多被围德军官兵至今仍被列为“失踪人员”，他们的家人在苦苦等待中度过了一生，那些幸存的老兵乐于回忆让他们倍感自豪的胜利，而不愿回想在欧洲边缘的一座城市里那场艰苦卓绝的厮杀。例如有个德国军官在战后连续50多年参加战友聚会，却从未把自己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之战的事实告诉最好的朋友。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有几点问题需要说明：1. 在苏联作战的德军按德国时间作息，从1942年11月2日3时起，德军所有钟表都被拨慢一个小时，设为德国冬令时，相当于东一时区，而斯大林格勒位于东三时区。为了避免时区差异造成的混淆，本书已将所有苏联时间换算为德国时间。2. 关于战场地名的标注，德方和苏方都为“街垒”地区的每幢建筑指定了数字名称，本书中德方名称均使用“楼”（例如81号楼），苏方名称则用“房”（例如63号房），在使用德方名称时在其后注明苏方名称，例如“81号楼[63号房]”，反之亦然。对于“街垒”工厂厂房，德方名称使用“厂房”，苏方使用“车间”。部分地点双方都使用了代号，比如原工厂行政管理楼被德军称为“政委楼”，苏军称为“Π形房”。为行文方便，全书统一使用一个名称，但在直接引用原文时会加以说明。3. 本书将大量人物的简历制作成脚注附在文中，其基本格式是：姓名、最终晋升的军衔、曾获的高级荣誉、所属部队、出生时间及地点、阵亡或去世的时间及地点。

目录

前 言

难解死结	1
精锐云集	29
蓄势待发	69
大举进攻	98
一次一棧	164
最后一搏	236
附录	292
附录 1: 德军第 6 集团军作战序列 (1942 年 12 月 1 日)	292
附录 2: 苏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作战序列	293
附录 3: 德军第 305 步兵师简史	294
附录 4: 苏军步兵第 138 师 / 近卫步兵第 70 师简史	305
参考文献	308

难解死结

在突击炮的支援下，德军步兵们冲进了“街垒”火炮厂西侧边缘由一条条铁路岔线、一座座半毁的库房和一堆堆火炮身管组成的迷宫中，接着步兵们反过来引导突击炮攻击目标。赫尔穆特·瓦尔茨二等兵¹（Helmut Walz）就在这群人中间小心翼翼地前进。自从他被丢进斯大林格勒的战场以来只过了4天，但是已经目睹的种种可怕事实将永远铭记在他的脑海里。与他同属第577步兵团第7连的众多战友就在他身边丧命或负伤，他本人已经不得不在残酷的肉搏战中两次使用开了刃的工兵铲刺向敌军士兵的脑袋和脖子，还有一次砍过一个苏军士兵的手。但是，对年仅20岁的瓦尔茨来说，10月17日的早上似乎是恐怖和野蛮达到顶点的时刻，他亲眼看见一个步兵少尉站在突击炮旁指示一个新目标，但是当那辆突击炮开始转动时，少尉却绊了一下，摔倒在地。突击炮的乘员没有看见他，而是继续转动履带，从少尉的脸上碾了过去。一声非人的惨叫响起，当突击炮颠簸前行时，瓦尔茨看见少尉的半边脸被履带扯下来卷走了。

孤注一掷的进攻仍在继续。瓦尔茨被编在一个机枪小组里向“街垒”工厂的腹地前进，在他旁边扛着机枪的是他的搭档沙佩尔（Schappel）。当子弹开始呼啸着掠过身边时，瓦尔茨立刻趴到地上，但是沙佩尔还在跑。瓦尔茨眼看子弹和跳弹在战友身边飞舞，急忙叫他卧倒，结果沙佩尔一头栽进一个巨大的炸弹坑里。瓦尔茨顾不上还在纷飞的弹雨，赶紧冲进那个弹坑，他的朋友已经身负重伤躺在坑底，鼻子和嘴巴里满是尘土。瓦

尔茨清掉污物，然后看了看伤口，顿时心凉了半截。他知道自己朋友活不了了。子弹是从后面打来的，从左肩胛下面靠近脊椎处钻入，在躯干右侧崩出一个大洞，有气流带着嗖嗖声响穿出伤口。瓦尔茨知道自己朋友的五脏六腑只是因为被制服包住才没有流出来，便用绷带把伤口连着外套裹得严严实实。

“战争结束了，对吧？赫尔穆特。”沙佩尔呻吟道。

“对，沙佩尔，战争结束了。今天晚上我会把你带回去，我保证。你在这里安静地躺着，我去给你找个卫生兵，你伤得非常重。你听见这风声了吗？”瓦尔茨尽量安慰道。

“听见了。”沙佩尔说。

瓦尔茨又给朋友裹了一些绷带，然后重新投入还在身边持续的激战，他不知道自己在斯大林格勒战斗的时间还有不到半小时就将结束。他听见前方大约5米处一个防空洞里传来陌生的话音。俄国人！瓦尔茨立刻躲到一大堆瓦砾后面。他借着这些断垣残壁作掩护，朝敌军士兵喊话，要他们投降，对方毫无动静。瓦尔茨抽出一个长柄手榴弹，把它丢进掩体里，一声沉闷的爆炸。等尘埃落定时，一个苏军士兵踉踉跄跄地走出防空洞，鼻子、耳朵和嘴角血流如注，不需要医学知识都能知道，这个人死定了。瓦尔茨想也没想就站起身来，那个负伤的苏军士兵用冲锋枪对准了他。瓦尔茨平静地说：“我不会打你了。”两人相隔只有区区几米，这时瓦尔茨猛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很危险，便飞快地拔出他的手枪，想要瞄

1. 赫尔穆特·瓦尔茨一等兵，第577步兵团第7连，1922年8月22日生于卡尔斯鲁厄市的贝格豪森，2006年尚健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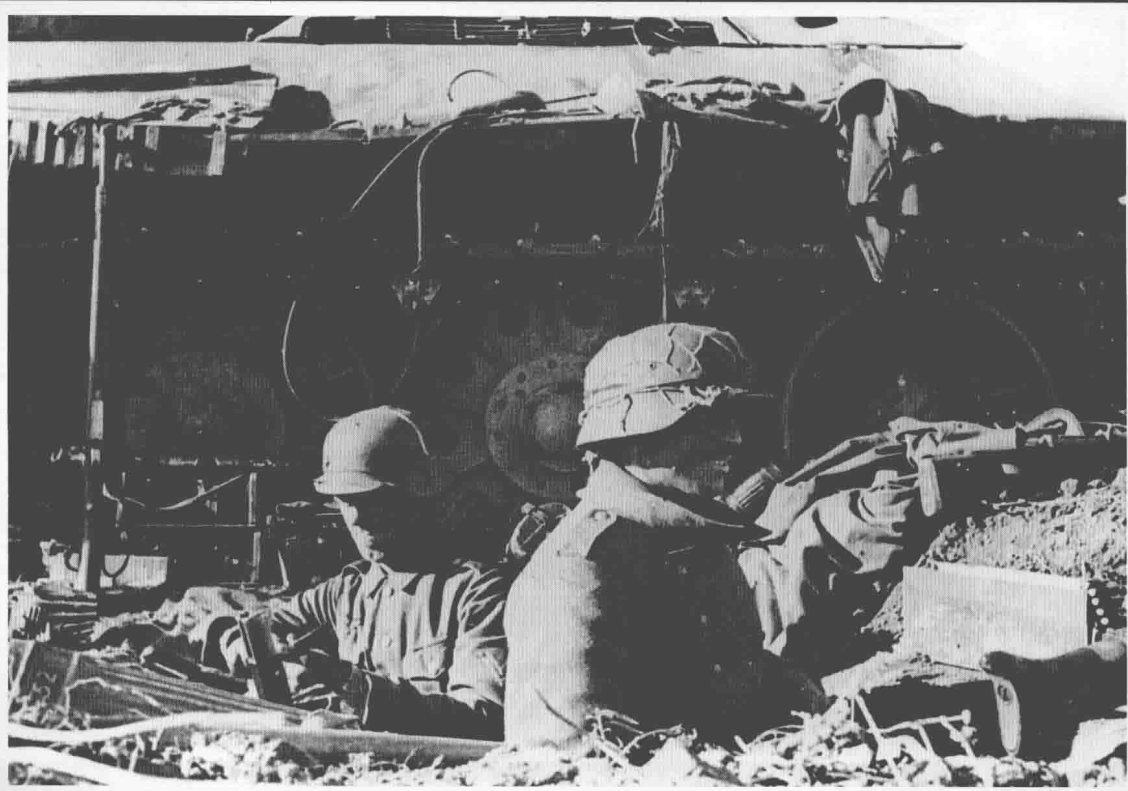
■ 本页的两幅照片摄于1942年10月16日斯大林格勒战场，德军第305步兵师第577步兵团的步兵在第245突击炮营的三号突击炮支援下，从北面攻入“街垒”火炮厂。上图是德军步兵伴随突击炮在城市废墟中推进，下图是德军突击炮对苏军火力点进行压制射击，伴随步兵则躲在旁边的墙角下，等待继续突击的命令。自1942年6月“蓝色”行动发起以来，德军集中兵力于南线，发起大举进攻，并在9月间推进至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由保卢斯大将指挥的德军第6集团军奉命攻占这座以苏联领袖命名的城市，然而，德军遭遇极为残酷艰难的巷战，苏军的顽强抵抗超出想象，战局陷入胶着。





■ 本页的两幅照片摄于1942年10月初斯大林格勒北城区拖拉机工厂附近的前线，上图是德军第389步兵师的一个81毫米迫击炮组携带装备向前沿运动，他们的任务是为前方作战的步兵连提供直接火力支援。下图是第389步兵师的士兵们在一辆三号突击炮的掩护下向拖拉机厂中心地带推进，从照片背景看与上图是在同一地点。





■ 上图是两名守卫在散兵坑内的德军步兵，摄于1942年10月斯大林格勒战场上，从背景中可知他们工事位于一辆苏军T-34坦克残骸旁。

■ 下图是一门在斯大林格勒满目疮痍的街道守卫的德军 Pak 38 型50毫米反坦克炮，炮组成员找来几张铁板放在火炮前方，以提供更多的防护，在巷战中，德军通常会用反坦克炮对苏军坚固火力点进行直瞄射击。



准敌人。但是他觉得自己眼前冒出金星，只能木然呆立，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他想要招呼战友，却说不出话来。他伸手去摸自己的脸，结果摸到了汨汨流出的鲜血和几片碎牙。苏军的子弹撕开他的脸颊，撞碎他的牙齿，把他的上颌骨和下颌骨都打得四分五裂，瓦尔茨脸部的右下部分完全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团。

一个柏林来的战友看到这一切，顿时火冒三丈。他疾奔上前，爬上那堆瓦砾，然后飞身扑到那个苏军士兵身上，把他压倒在地。这个柏林人还不解恨，又用脚反复猛踩倒下的苏军士兵的面部，每踩一下都发出骨头碎裂的可怕声音，那个苏军士兵就这样被活活踩死了。

瓦尔茨的指挥官赫尔曼·亨内斯少尉¹ (Hermann Hennes) 扶着瓦尔茨走进一个弹坑，然后尽自己所能为他包扎了严重的伤口。亨内斯站起身时，看见苏军士兵正朝他们冲来，赶忙抓起自己的步枪瞄准。瓦尔茨仰面朝天躺在坑里看着自己的指挥官，希望他能抢先开枪。枪声响起，亨内斯少尉的钢盔从头上飞了出去，一个苏军狙击手从侧面打中了他。他的头骨从后向前爆裂，瓦尔茨能看见他的左右两半脑子。透明的液体飞溅而出，但却不见血。亨内斯呆呆地望着瓦尔茨，脸上满是不相信的神情，过了仿佛永不结束的一秒钟后，他一个后仰倒在坑底——死了。

第7连的其他士兵击退了来势汹汹的敌人，还解决了那个杀死他们指挥官的狙击手。瓦尔茨爬到位于“街垒”工厂西侧边界的铁路路堤上，钻进一节被打坏的火车车厢下，然后滚进一道壕沟里。第14装甲师一辆半履带车的车手看到这个身负重伤在地上爬行的人，便停下来把他抬上车：“来吧，兄弟，我们带你去急救站。”

当天晚上23时，在一座大型野战医院里，瓦尔茨支离破碎的脸部接受了第一次手术（日后他



■ 上图是年轻的赫尔穆特·瓦尔茨作为第577步兵团第7连的一名二等兵在1942年拍摄的照片，他在1942年10月间斯大林格勒的激战中面部受重伤，后来经过多次手术后才恢复了正常说话和咀嚼的能力。下图是瓦尔茨晚年的照片，面部的可怕伤痕几乎看不出来，但是心理上的伤痕却难以消除。



1. 赫尔曼·亨内斯少尉，第577步兵团第7连，生于1921年4月5日，1942年10月17日阵亡于斯大林格勒。

还要做很多手术)。由于伤势太重，他没有再参加任何战斗，而且在余生中不得不戴着口腔假体。

因为受了伤，瓦尔茨无法兑现把朋友沙佩尔带回去的诺言，而且由于亨内斯少尉阵亡，再也没有其他人知道负伤的机枪手的下落。几乎可以肯定，沙佩尔痛苦而孤独地死在了那个炸弹坑里，直到最后都在等待永远不会来的救助。

* * *

这个戏剧性的事件只是1942年10月17日在“街垒”火炮工厂狰狞的废墟中上演的数十起活剧之一。德军第305步兵师在这一天伤亡惨重：军官2死2伤，士官和士兵有29人阵亡，124人负伤，还有4人失踪。截至此时，为夺取斯大林格勒北城区而发动的攻势仅仅打了四天，参战的德军各师已经失血严重。第305步兵师在10月17日蒙受的伤亡要比进攻的头几天小，但战斗已变得越来越残酷，而且这些“较轻”的伤亡是发生在人数逐日递减的战斗部队身上。

德军的这次大规模进攻始于10月14日，目的是夺取斯大林格勒的所有大型工业复合企业。第一阶段的任务是以重兵突破捷尔任斯基拖拉机厂，然后左翼部队在伏尔加河岸边站稳脚跟。接着攻击部队应转向南方，沿河岸向南推进，连续攻占砖厂、“街垒”火炮工厂、2号面包厂和阴森的“红十月”钢铁厂并肃清其中的残敌。为了实施这场大规模攻势，几个相对完好的师（至少它们尚未在斯大林格勒这个“绞肉机”中浴血）被调到了一线：第305步兵师从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草原上的防御阵地被调入城里，而第14装甲师来自斯大林格勒以南的别克托夫卡地区。从一开始就在斯大林格勒作战的第389步兵师也要参加，此外还有第24装甲师和第100猎兵师的几支较小的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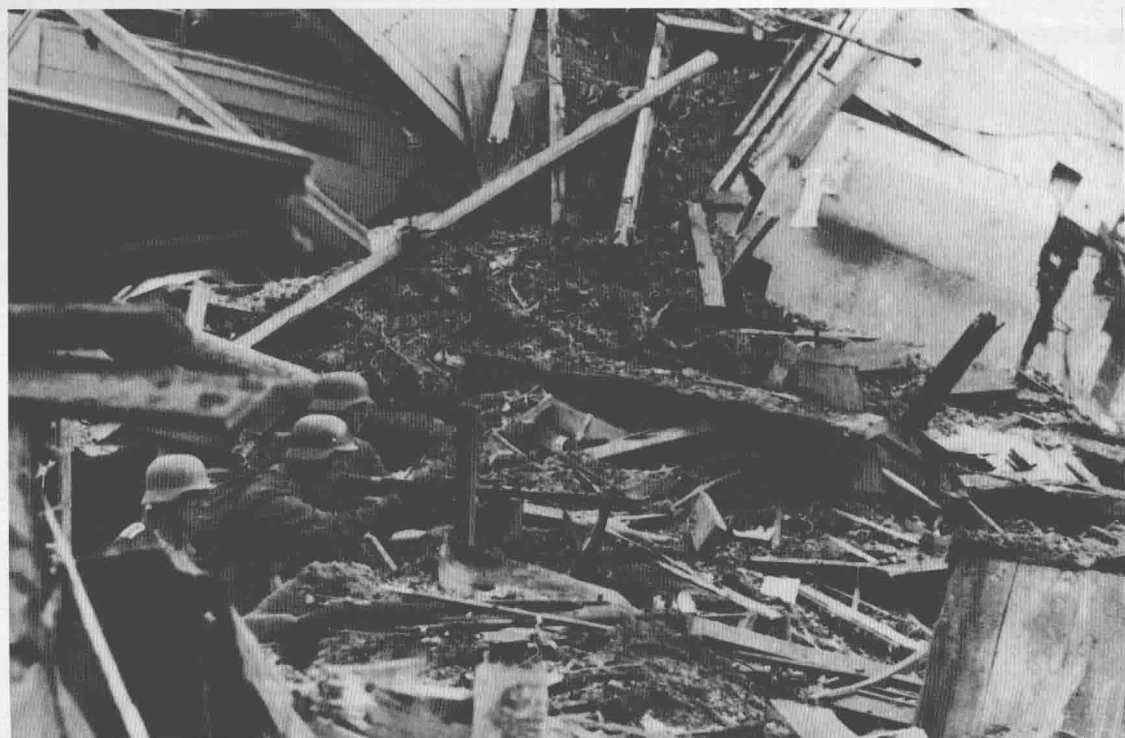
进攻的第一天残酷血腥，但结果对德军来说却很成功，庞大的拖拉机厂在10月15日就早早落入了他们手中。第一阶段进攻任务就此完成，不过伤亡很大：第305、389步兵师有3名军官和84名士兵战死，7名军官和276名士兵受伤，还有15人失踪。第14装甲师的情况也差不多：4名军官和27名士兵战死，9名军官和96名士兵受伤，2人失踪，此外还损失6辆短炮管三号坦克、15辆长炮管三号坦克、7辆短炮管四号坦克和2辆长炮管四号坦克（其中大部分受损战车在修复后于10月16日重新上阵）。因为此战的胜利，多名军官获得骑士十字勋章¹。第6集团军参谋长阿图尔·施密特中将²（Arthur Schmidt）日后回忆说，这次攻击是这场攻城战中绝无仅有的一次“完全彻底的成功”。

10月15日，德军突击部队调整阵势，转而向南，包括第305步兵师大部在内的几支部队则巩固了新近攻占的区域。他们付出大量时间、精力和伤亡，肃清了在拖拉机厂的废墟以及西面与东北面工厂住宅区中顽强抵抗的苏军残部。在这一天第305步兵师有53名士兵战死，7名军官和122名士兵受伤，还有1人失踪。第14装甲师增加了许多伤员，但死者很少：3名士兵战死，2名军官和83名士兵负伤。

大规模进攻在10月16日继续展开，德军向南席卷砖厂，并攻进了“街垒”火炮工厂。尽管这个工厂的众多车间布满陷阱，这一天的进度还是相当不错。第14装甲师的铁骑则初尝败绩，有17辆装甲车辆毁于半埋在工事里的T-34坦克之手。尽管如此，截至当天日落时，总的局面还是有利于进攻方：德国人已经掌握了火炮厂的大片区域，以及砖厂和拖拉机厂以东一段长长的伏尔加河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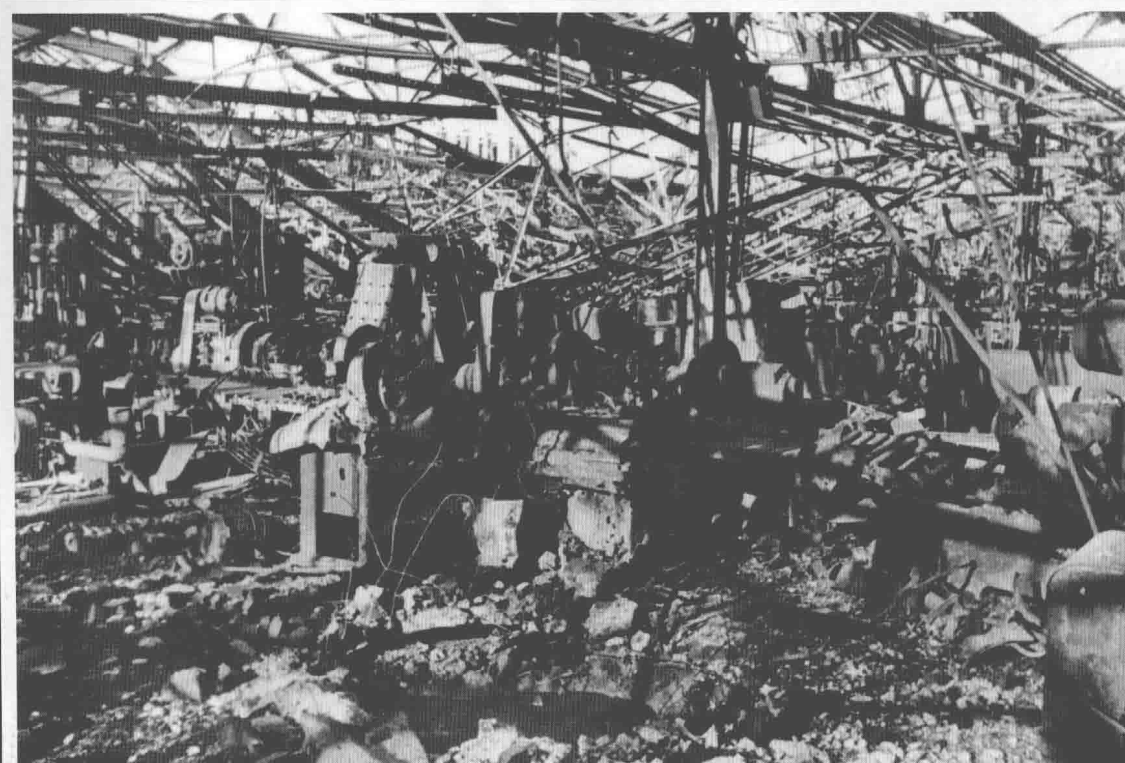
1. 埃里希·多马斯克少校（Erich Domaschk），骑士十字勋章，第103装甲掷弹兵团第2营，1908年5月19日生于卢考，1974年2月14日卒于波鸿；伯恩哈德·索旺上校（Bernhard Sauvant），橡叶骑士十字勋章、金质德意志十字奖章，第36装甲团第1营，1910年3月25日生于库滕，1967年4月15日卒于路德维希堡。

2. 阿图尔·施密特中将，骑士十字勋章、金质德意志十字奖章，第6集团军，1895年10月25日生于汉堡，1987年11月5日卒于卡尔斯鲁厄。



■ 上图是德军布置在拖拉机厂废墟中的一个机枪火力点，其中一名下士面前放有一支缴获的苏制莫辛-纳甘 M1898/30 型 7.62 毫米步枪，周围的建筑废墟为这处火力点提供了掩护，但是废墟残骸对于进攻者和防御者造成的优势和阻碍是相等的。

■ 下图是在战火中被完全摧毁的拖拉机厂车间，遍地是碎石瓦砾，断裂的钢梁纵横交错，构成一座可怕的荆棘丛林，德军和苏军在这里都蒙受了可怕的伤亡。在 10 月中旬，德军第 389 步兵师在坦克和火炮支援下，突破了苏军的顽强防御，在拖拉机厂方向推进了 2.5 公里。



岸。不过对精疲力尽的步兵们来说，由于失去了太多长期患难与共的战友，这些战术成功显得并不突出。第305步兵师有1名军官和30名士兵战死，5名军官和74名士兵负伤，1名军官和13名士兵失踪；第14装甲师则有2名军官和21名士兵战死，4名军官和121名士兵负伤，2名士兵失踪。

就在此时，形势对德国人来说陡然变得险恶异常。苏军一个生力师——伊万·伊里奇·柳德尼科夫上校¹ (Ivan Ilyich Lyudnikov) 的步兵第138师的先头部队被运过伏尔加河，直接投入了火炮厂的断垣残壁中。战斗发展——或者毋宁说退化——为一场残酷的搏杀，死亡或伤残的命运可能在任何地方以任何形式降临到双方军人的头上。瓦尔茨二等兵和亨内斯少尉在10月17日遭遇了厄运，这一天正是柳德尼科夫的步兵抵达战场的次日。在之后的一周时间里，一个个车间被攻占、丢失、夺回、爆破、夷为平地。战斗蜕变为永无止境的地狱，逃离地狱的唯一出路是身负重伤。

* * *

沿伏尔加河南下一举征服斯大林格勒北部工业区的所有念头都被丢到了九霄云外。10月23日开始的新一轮进攻动用了里夏德·冯·什未林少将² (Richard von Schwerin) 的第79步兵师——又一支在冥冥天意下从保护第6集团军侧翼的顿河重地被抽调的德军部队。这次攻击的矛头指向西边的“红十月”工厂，事实上把斯大林格勒北城的攻击重点分散到了两个巨大的工厂。冯·什未林的几个步兵团很快就在“红十月”钢铁厂的废墟中失去了战斗力，截至10月底，在投入斯大林格勒一周后，它们已经消耗殆尽，再也不适合执行大规模攻击。但是在“街垒”工厂里，顽强的德国人还是取得了少许成功：第305步兵

师将苏联守军一点一点地逐出被毁的车间，步履艰难地挪向他们的目标——伏尔加河。也许胜利就在那里等着他们，但愿届时能得到久违的休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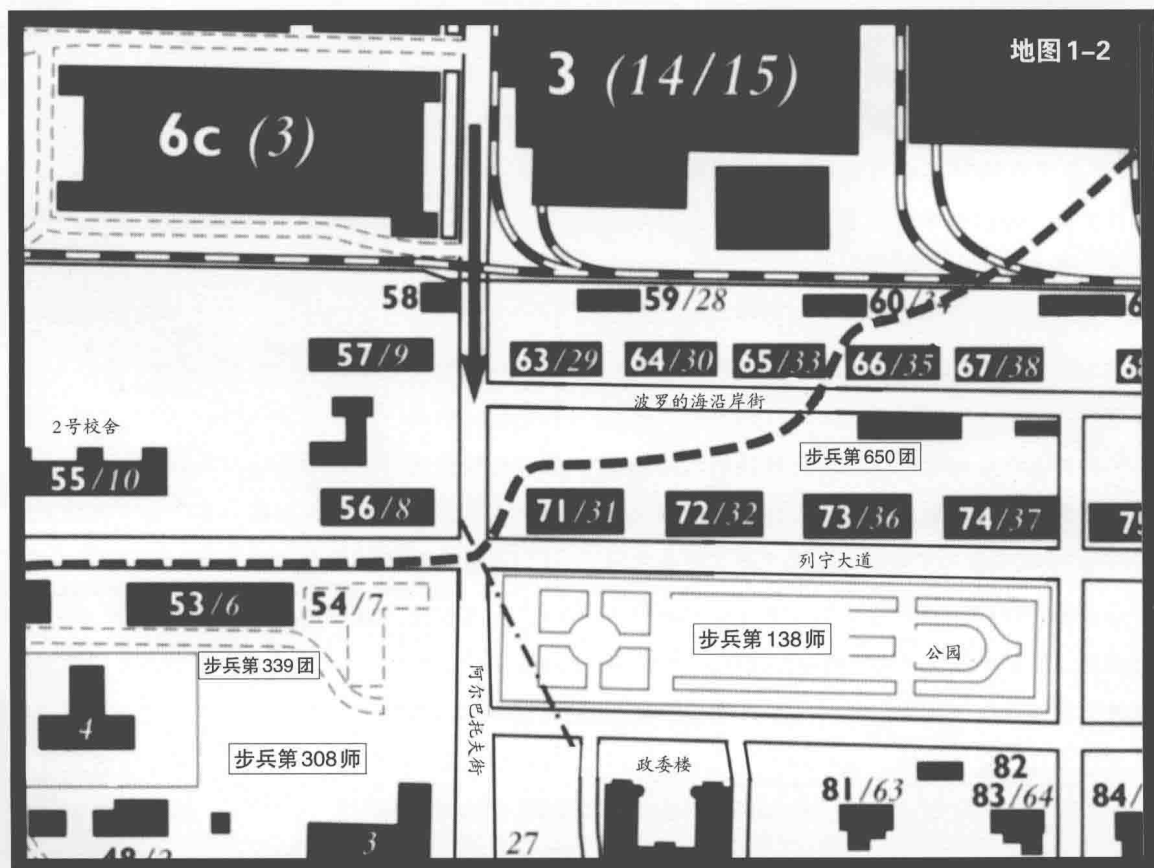


德国人相信，一旦他们夺取了“街垒”工厂大部分大型车间，苏军的抵抗就会减弱。本来嘛，苏军还能在什么地方继续抵抗？挡在第305步兵师和伏尔加河之间的只有几排建在相对开阔地形上的房子，但是德军很快发现这些房子个个都是坚固的堡垒，支撑它们的不仅是钢铁和水泥，还有苏军士兵不可估量的勇气与决心。德军越是逼近伏尔加河，苏军的抵抗就变得越狂热，仅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在10月24日，步兵第650团的一个年轻战士伊万·伊里奇·斯维德洛夫中士 (Ivan Ilyich Svidrov) 奉命带一个班的4名战士把守其中的一幢房子。这座房子是位于阿尔巴托夫街和波罗的海沿岸街拐角处的31号房 [71号楼]，它被认为对防线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正好挡在从“街垒”工厂西门通出的道路上，可以掩护阿尔巴托夫街对面的两幢房子，而且能控制波罗的海沿岸街的一大段，斯维德洛夫中士和他的战友们被告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幢楼房。

10月24日，斯维德洛夫和他的4个部下在房子里占领了阵地。哈萨克人尤苏波夫上士

1. 伊万·伊里奇·柳德尼科夫上将，苏联英雄，步兵第138师，1902年9月26日生于克里瓦沙咀镇，1976年4月22日逝世。

2. 里夏德·冯·什未林中将，金质德意志十字奖章，第79步兵师，1892年5月24日生于派申多夫魏尔德，1951年7月23日卒于多布罗克。



■ 苏军斯维德洛夫分队防守的31号房可以控制“街垒”工厂后门周边的大片区域，位于全师防线的最左端，其左侧是步兵第339团的防区。

(Yusupov) 年龄大而且军衔高，但身材瘦削、一头黑发的斯维德洛夫却是这伙人的头领¹。这5个人配有3支步枪、2支冲锋枪、1挺杰格佳廖夫轻机枪和几十颗手榴弹。他们还带上了一个“буржуйка”（一种临时制作的铁皮小火炉，在燃料紧缺时使用）和足够支持几天的水、面包及罐头食品。当这个小分队进入房子时，二楼已经被炮弹完全摧毁了，但一楼和地下室还算完好。斯维德洛夫和他的部下本能地选定了最适合防守的区域，然后振作精神等待德军必然来临的猛攻。他们在房子里没呆多久，就遭到德军的一系列凌厉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这几个苏军战士给德国人造成了不少伤亡，最终击退了所有进攻，而且自身无一损失。

在晚上，斯维德洛夫手下一个名叫雅罗霍维

茨 (Yarokhovets) 的战士爬出房子，到德军尸体上寻找食物和武器，用来补充守军可怜的储备。最后他带回了一支 MP 40 型冲锋枪、两个弹夹和一些面包。为了防范敌人在夜间的偷袭，他们在房子周围挂起一串空罐头盒，它们的响动将为守军提供警报。整夜都有人轮流放哨，好让其他人有机会睡觉。

10月25日上午，德军再次扑向这幢房子。这一次他们先丢了一排手榴弹，然后冲锋枪手分成几个小组迅速跟进。德国人试图通过窗户进入房子，但是被守军用手榴弹炸了回去。这次攻击势头之猛烈让斯维德洛夫和他的部下相信德国人一定是喝醉了，当天的另几次攻击也被打退了。这天深夜，似乎是为了强调这幢房子的重要意义，步兵第138师师长柳德尼科夫上校在视察费

1. 和德国人不同的是，苏军并不是严格按照资历和军衔来决定部队指挥员的，例如科诺瓦连科大尉指挥步兵第344团时就是如此。

奥多尔·约瑟福维奇·佩钦纽克少校¹ (Fedor Iosifovich Pechenyuk) 的步兵第650团的各个防御支撑点时走访了斯维德洛夫的小分队。斯维德洛夫口齿伶俐地向柳德尼科夫报告说他的分队正在履行职责，还提供了他们打死的德国士兵人数。尤苏波夫上士当时正在用面包干掺上罐头食品给一个士兵做杂烩饭。他从炉子上拿下饭盒，对斯维德洛夫说：

“万尼亚，咱们要请上校吃一顿吗？”

和所有好客的主人一样，斯维德洛夫为这些粗劣的食物感到难堪。尤苏波夫转身对柳德尼科夫说：“等我们消灭了希特勒，您来我们的集体农庄吧，那里的杂烩饭是……是……”

他一时想不出该怎么形容要给柳德尼科夫吃的杂烩饭。师长感谢了这几个士兵，向他们道了祝福，然后就去别的地方视察了。

第二天的情况和前一天如出一辙：德军的几次攻击都被击退，守军无一伤亡。但是10月27日早上却和前几天不一样——德军没有进攻。斯维德洛夫认为自己已经摸清了德国人的脾气：他们从不在夜里进攻，总是要好好睡一觉，然后吃早饭，通常还要喝很多酒，因为他们进攻时总是显得特别兴奋，而且他们一贯都是在上午进攻的。也许斯维德洛夫对德军战术的了解影响了他的判断，也打乱了他们既定的防守套路，因为德军在这天中午终于扑向这幢房子，正好遇上了苏联守军稍有松懈的时候。守军击退了最初的几次攻击，但是没等他们调整好部署，下一次攻击又来了。当太阳落到远方巨大的车间背后时，德军已经推进到墙根下，不停地把手榴弹从窗口扔进去。他们还绕过这幢房子，夺取了在它后面的几幢建筑，有效地切断了斯维德洛夫等人 与团主力的联系。

步兵第650团团长沙佩钦纽克少校打电话给柳德尼科夫，在报告了自己防区的艰难处境后他说：

“还记得你去过的那幢砖楼吗？现在它在德国人的后方，但是我们能听见守卫部队还在还击。我了解这些小伙子，他们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不会投降。”后来柳德尼科夫听说这个小分队全体牺牲。

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斯维德洛夫他们储藏 在房子里的弹药消耗殆尽，只剩几颗手榴弹了。德国人把房子团团围住，或是从窗口扔手榴弹，或是爬进楼里对所有东西扫射。守军中的三个人在没有弹药的情况下仍然奋起自卫，最后英勇战死。在楼里楼外都已布满德国人的情况下，斯维德洛夫和战友尤苏波夫只剩一条出路，那就是通过房子中央的楼梯井逃进地下室。德军看见了这两人奔下楼梯。他们小心翼翼地接近地下室的人口，朝黑暗中丢了半打长柄手榴弹……然后什么也没做。经验告诉德国人，闯进黑暗中是自寻死路，更何况夜幕已经降临。他们估计这两个俄国人已经死掉或者身负重伤，便没有再下杀手，不久以后，他们的注意力就转到别处去了。

在晦暗不明、弥漫着砖石粉末和火药烟尘的地下室里，斯维德洛夫和尤苏波夫背靠墙壁挤在一起，手里攥着步枪，身边放着手榴弹。他们身上都有好几处被弹片击中的伤口在流血，但是这两人都抱定了战斗到底的决心，并打算为自己的生命索取尽可能高的代价。阵地仍然在苏军手中，尽管此时已经转到地下。他们能听见德国人在头顶上走来走去，怀疑对方正在策划用什么诡计把他们引出去，但几个小时过去了，还是什么事都没发生。突然，楼上枪声响成一片，手榴弹接连爆炸。有人用德语发出刺耳的嚎叫，接着传来了用俄语说话的声音。

“咱们的小伙子……他们来了！”

步兵第650团的一个营长科罗廖夫大尉 (Korolev) 率领一支突击队发起反击，冲进了这幢房子。斯维德洛夫和尤苏波夫悄悄爬上楼梯，

1. 费奥多尔·约瑟福维奇·佩钦纽克少校，苏联英雄，步兵第650团，1906年生于日托米尔州的托尔钦，1965年1月26日去世。



■ 本页的三幅照片均反映了在斯大林格勒的废墟间英勇奋战的苏军士兵的形象，他们充分利用了建筑废墟造成的地形优势，将每一座房屋、每一堆瓦砾、每一条壕沟都变成抵抗德军进攻的堡垒，而他们手中的PPsh41型冲锋枪更是此类近距离巷战的利器，以旺盛的火力压制对手。苏军官兵的顽强战斗使德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到1942年10月底，在斯大林格勒城中作战的德军各师都失血严重，急需生力军的补充。

